舊唐書/卷5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薛舉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劉黑闥 ◄

舊唐書
蕭銑 杜伏威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羅藝 梁師都

► 裴寂 劉文靜

蕭銑

蕭銑，後梁宣帝曾孫也。祖岩，隋開皇初叛隋降於陳，陳亡，為文帝所誅。銑少孤貧，傭書自給，事母以孝聞。煬帝時，以外戚擢授羅川令。

大業十三年，岳州校尉董景珍、雷世猛，旅帥鄭文秀、許玄徹、萬瓚、徐德基、郭華，沔州人張繡等同謀叛隋。郡縣官屬眾欲推景珍為主，景珍曰：「吾素寒賤，雖假名號，眾必不從。今若推主，當從眾望。羅川令蕭銑，梁氏之後，寬仁大度，有武皇之風。吾又聞帝王膺籙，必有符命，而隋氏冠帶，盡號『起梁』，斯乃蕭家中興之兆。今請以為主，不亦應天順人乎？」眾乃遣人諭意，銑大悅，報景珍書曰：「我之本國，昔在有隋，以小事大，朝貢無闕。乃貪我土宇，滅我宗祊，我是以痛心疾首，無忘雪恥。今天啟公等，協我心事，若合符節，豈非上玄之意也！吾當糾率士庶，敬從來請。」即日集得數千人，揚言討賊而實欲相應。遇潁川賊帥沈柳生來寇羅川縣，銑擊之，不利，因謂其眾曰：「岳州豪傑首謀起義，請我為主。今隋政不行，天下皆叛，吾雖欲獨守，力不自全。且吾先人昔都此地，若從其請，必復梁祚，遣召柳生，亦當從我。」眾皆大悅，即日自稱梁公，改隋服色，建梁旗幟。柳生以眾歸之，拜為車騎大將軍，率眾往巴陵。自起軍五日，遠近投附者數萬人。

景珍遣徐德基、郭華率州中首領數百人詣軍迎謁，未及見銑，而前造柳生。柳生謂其下曰：「我先奉梁公，勳居第一。今岳州兵眾，位多於我，我若入城，便出其下。不如殺

德基，質其首領，獨挾梁王進取州城。」遂與左右殺德基，方詣中軍白銑。銑大驚曰：「今欲撥亂，忽自相殺，我不能為汝主矣。」乃步出軍門。柳生大懼，伏地請罪，銑責而赦之，令復舊位。銑陳兵入城，景珍進言於銑曰：「徐德基丹誠奉主，柳生凶悖擅殺之，若不加誅，何以為政？且其為賊，凶頑已久，今雖從義，不革此心，同處一城，必將為變。若不預圖，後悔無及。」銑又從之。景珍遂斬柳生於城內。其下將帥皆潰散。銑於是築壇於城南，燔燎告天，自稱梁王。以有異鳥之瑞，建元為鳳鳴。義寧二年，僭稱皇帝，署置百官，一准梁故事。偽謚其從父琮為孝靖帝，祖岩為河間忠烈王，父璇為文憲王。封董景珍為晉王，雷世猛為秦王，鄭文秀為楚王，許玄徹為燕王，萬瓚為魯王，張繡為齊王，楊道生為宋王。隋將張鎮州、王仁壽擊之，不能克。及聞隋滅，鎮州因與寧長真等率嶺表諸州盡降於銑。九江鄱陽，初有林士弘僭號，俄自相誅滅，士弘逃於安成之山洞，其郡亦降於銑。遣其將楊道生攻陷南郡，張繡略定嶺表，東至三硤，南盡交址，北拒漢川，皆附之，勝兵四十餘萬。

武德元年，遷都江陵，修復園廟。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，令掌機密。銑又遣楊道生攻硤州，刺史許紹出兵擊破之，赴水死者大半。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率兵討之，拔其通、開二州，斬偽東平郡王蕭閣提。時諸將橫恣，多專殺戮，銑因令罷兵，陽言營農，實奪將帥之權也。其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為偽將軍，怨銑放其兵，遂謀為亂，事洩，為銑所誅。時景珍出鎮長沙，銑下書赦之，召還江陵，景珍懼，遣間使詣孝恭送款。銑遣其齊王張繡攻之，景珍謂繡曰：「『前年醢彭越，往年殺韓信』，卿豈不見之乎？奈何今日相攻！」繡不答，進兵圍之。景珍潰圍而走，為其麾下所殺。銑以繡為尚書令，繡恃勳驕慢，專恣弄權，銑又惡而殺之。既大臣相次誅戮，故人邊將皆疑懼，多有叛者，銑不能復製，以故兵勢益弱。

四年，高祖命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率巴蜀兵發自夔州，沿流而下；廬江王瑗從襄州道，黔州刺史田世康趣辰州道，黃州總管周法明趣夏口道以圖銑。及大軍將至，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。又遣其將文士弘等率兵拒戰，孝恭與李靖皆擊破之，進逼其都。初，銑之放兵散也，自留宿衛兵士數千人，忽聞孝恭至而倉卒追兵，並江、嶺之南，道里遼遠，未能相及。孝恭縱兵入郭，布長圍以守之。數日，克其水城，獲其舟船數千艘。其交州總管丘和、長史高士廉、司馬杜之松等先來謁銑，聞兵敗，便詣李靖來降。銑自度救兵不至，謂其群下曰：「天不祚梁，數歸於滅。若待力屈，必害黎元，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？及城未拔，宜先出降，冀免亂兵，幸全眾庶。諸人失我，何患無君？」乃巡城號令，守陴者皆慟哭。銑以太牢告於其廟，率官屬縗絰布幘而詣軍門，曰：「當死者唯銑，百姓非有罪也，請無殺掠。」孝恭囚之，送於京師。銑降後數日，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

至，知銑降，皆送款於孝恭。銑至，高祖數其罪，銑對曰：「隋失其鹿，英雄競逐，銑無天命，故至於此。亦猶田橫南面，非負漢朝。若以為罪，甘從鼎鑊。」竟斬於都市，年三十九。銑自初起，五年而滅。

杜伏威

杜伏威，齊州章丘人也。少落拓，不治產業，家貧無以自給，每穿窬為盜。與輔公祏為刎頸之交。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，公祏數攘羊以饋之，姑有憾焉，因發其盜事。郡縣捕之急，伏威與公祏遂俱亡命，聚眾為群盜，時年十六。常營護諸盜，出則居前，入則殿後，故其黨咸服之，共推為主。

大業九年，率眾入長白山，投賊帥左君行，不被禮，因捨去，轉掠淮南，自稱將軍。時下邳有苗海潮，亦聚眾為盜，伏威使公祏謂曰：「今同苦隋政，各興大義，力分勢弱，常恐見擒，何不合以為強，則不患隋軍相制。若公能為主，吾當敬從，自揆不堪，可來聽命，不則一戰以決雄雌。」海潮懼，即以其眾歸於伏威。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率兵討之，伏威與戰，陽為奔北，引入葭蘆中，而從上風縱火，迫其步騎陷於大澤，火至皆燒死。有海陵賊帥趙破陣，聞伏威兵少而輕之，遣使召伏威，請與併力。伏威令公祏嚴兵居外以待變，親將十人持牛酒入謁。破陣大悅，引伏威入幕，盡集其酋帥縱酒高會。伏威於坐斬破陣而並其眾。由此兵威稍盛，復屠安宜。

煬帝遣右御衛將軍陳棱以精兵八千討之，棱不敢戰，伏威遺棱婦人之服以激怒之，並致書號為「陳姥」，棱大怒，悉兵而至。伏威逆拒，自出陣前挑戰，棱部將射中其額，伏威怒，指之曰：「不殺汝，我終不拔箭。」遂馳之。棱部將走奔其陣，伏威因入棱陣，大呼衝擊，所向披靡，獲所射者，使其拔箭，然後斬之，攜其首復入棱軍奮擊，殺數十人。棱陣大潰，僅以身免。乘勝破高郵縣，引兵據歷陽，自稱總管，分遣諸將略屬縣，所至輒下，江淮間小盜爭來附之。伏威嘗選敢死之士五千人，號為「上募」，寵之甚厚，與同甘苦。有攻戰，輒令上募擊之，及戰罷閱視，有中在背，便殺之，以其退而被擊也。所獲貲財，皆以賞軍士，有戰死者，以其妻妾殉葬，故人自為戰，所向無敵。

宇文化及之反也，署為歷陽太守，伏威不受。又移居丹陽，進用人士，大修器械，薄賦斂，除殉葬法，其犯姦盜及官人貪濁者，無輕重皆殺之。仍上表於越王侗，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，封楚王。太宗之圍王世充，遣使招之，伏威請降。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台尚書令、江淮以南安撫大使、上柱國，封吳王，賜姓李氏，預宗正屬籍，封其子德俊

為山陽公，賜帛五千段、馬三百匹。伏威遣其將軍陳正通、徐紹宗率兵來會。武德四年，遣其將軍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，擒之以獻。又破汪華於歙州，盡有江東、淮南之地，南接於嶺，東至於海。尋聞太宗平劉黑闥，進攻徐圓朗，伏威懼而來朝，拜為太子太保，仍兼行台尚書令。留於京師，禮之甚厚，位在齊王元吉之上，以寵異之。初，輔公祏之反也，詐稱伏威之令，以紿其眾，高祖遣趙郡王孝恭討之。時伏威在長安暴卒。及公祏平，孝恭收得公祏反辭，不曉其詐，遽以奏聞，乃除伏威名，籍沒其妻子。貞觀元年，太宗知其冤，赦之，復其官爵，葬以公禮。

輔公祏

輔公祏，齊州臨濟人。隋末，從杜伏威為群盜。初，伏威自稱總管，以公祏為長史。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，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。子通率眾數萬以拒公祏，兵鋒甚銳。公祏簡甲士千人，皆使執長刀，仍令千餘人隨後，令之曰：「有卻者斬。」公祏自領餘眾，復居其後。俄而子通方陣而前，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，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，子通大潰，降其眾數千人。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，拜為淮南道行台尚書左僕射，封舒國公。初，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，公祏年長，伏威每兄事之，軍中咸呼為伯，畏敬與伏威等。伏威潛忌之，為署其養子闞棱為左將軍，王雄誕為右將軍，推公祏為僕射，外示尊崇，而陰奪其兵權。公祏知其意，怏怏不平，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遠其事。武德五年，伏威將入朝，留公祏居守，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，陰謂曰：「吾入京，若不失職，無令公祏為變。」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。會雄誕屬疾於家，公祏奪其兵，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，貽書令其起兵。因僭即偽位，自稱宋國，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。署置百官，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、東南道大使、越州總管。大修兵甲，轉漕糧饋。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，公祏擊破之。又遣其將馮惠亮屯於博望山，陳正通、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。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奮擊，大破之。紹宗、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。公祏懼而遁走，欲就左遊仙於會稽，至武康，為野人所執，送於丹陽，孝恭斬之，傳首京師。公祏與伏威同起，至滅凡十三載，江東悉平。初，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，分領兵馬，唯闞棱、王雄誕知名。

闞棱

闞棱，齊州臨濟人。善用大刀，長一丈，施兩刃，名為陌刃，每一舉，輒斃數人，前無當者。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，棱數有戰功，署為左將軍。伏威步兵皆出自群賊，類多放縱，有相侵奪者，棱必殺之，雖親故無所舍，令行禁止，路不拾遺。後從伏威入朝，拜

左領軍將軍，遷越州都督。及公祏僭號，棱從軍討之，與陳正通相遇。陣方接，棱脫兜鍪謂賊眾曰：「汝不識我邪？何敢來戰！」其眾多棱舊之所部，由是各無鬥志，或有還拜者。公祏之破，棱功居多，頗有自矜之色。及擒公祏，誣棱與己通謀。又杜伏威、王雄誕及棱家產在賊中者，合從原放，孝恭乃皆籍沒。棱訴理之，有忤於孝恭，孝恭怒，遂以謀反誅之。

王雄誕

王雄誕者，曹州濟陰人。初，伏威之起也，用其計，屢有克獲，署為驃騎將軍。伏威後率眾渡淮，與海陵賊李子通合。後子通惡伏威雄武，使騎襲之，伏威被重瘡墮馬，雄誕負之，逃於葭蘆中。伏威復招集餘黨，攻劫郡縣，隋將來整又擊破之，亡失餘眾。其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，負伏威而走，雄誕率麾下壯士十餘人衛護。隋軍追至，雄誕輒還御之，身被數槍，勇氣彌厲，竟脫伏威。時闞棱年長於雄誕，故軍中號棱為大將軍，雄誕為小將軍。

後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於江都，使雄誕與棱為副，戰於溧水，子通大敗。公祏乘勝追之，卻為子通所破，軍士皆堅壁不敢出。雄誕謂公祏曰：「子通軍無營壘，且狃於初勝而不設備，若擊之，必克。」公祏不從。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銜枚夜擊之，因順風縱火，子通大敗，走渡太湖，復破沈法興，居其地。高祖聞伏威據有吳、楚，遣使諭之。雄誕率眾討之，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，雄誕遣其部將陳當率千餘人，出其不意，乘高據險，多張旗幟，夜則縛炬火於樹上，佈滿山澤間。子通大懼，燒營而走，保於杭州。雄誕追擊敗之，擒子通於陣，送於京師。歙州首領汪華，隋末據本郡稱王十餘年，雄誕回軍擊之。華出新安洞口以拒雄誕，甲兵甚銳。雄誕伏精兵於山谷間，率羸弱數千人當之，戰才合，偽退歸本營。華攻之不能克，會日暮欲還，雄誕伏兵已據其洞口，華不得入，窘急面縛而降。蘇州賊帥聞人遂安據崑山縣而無所屬，伏威又命雄誕攻之。雄誕以崑山險隘，難以力勝，遂單騎詣其城下，陳國威靈，示以禍福，遂安感悅，率諸將出降。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，封宜春郡公。伏威之入朝也，留輔公祏鎮江南，而兵馬屬於雄誕。公祏將為逆，奪其兵，拘之別室，遣西門君儀諭以反計，雄誕曰：「當今方太平，吳王又在京輦，國家威靈，無遠不被，公何得為族滅事耶！雄誕有死而已，不敢聞命。」公祏知不可屈，遂縊殺之。雄誕善撫卹將士，皆得其死力，每破城鎮，約勒部下，絲毫無犯，故死之日，江南士庶莫不為之流涕。高祖嘉其節，命其子果襲封宜春郡公。太宗即位，追贈左衛大將軍、越州都督，謚曰忠。

果，垂拱初官至廣州都督，安西大都護。

沈法興

沈法興，湖州武康人也。父恪，陳特進、廣州刺史。法興，隋大業末為吳興郡守。東陽賊帥樓世干舉兵圍郡城，煬帝令法興與太僕丞元祐討之。俄而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，法興自以代居南土，宗族數千家，為遠近所服，乃與祐部將孫士漢、陳果仁執祐於坐，號令遠近。以誅化及為名，發自東陽，行收兵，將趨江都，下餘杭郡，比至烏程，精卒六萬。毗陵郡通守路道德率兵拒之，法興請與連和，因會盟襲殺道德，進據其城。時齊郡賊帥樂伯通據丹陽，為化及城守，法興使果仁攻陷之，於是據有江表十餘郡，自署江南道總管。復聞越王侗立，乃上表於侗，自稱大司馬、錄尚書事、天門公。承製置百官，以陳果仁為司徒，孫士漢為司空，蔣元超為尚書左僕射，殷芊為尚書左丞，徐令言為尚書右丞，劉子翼為選部侍郎，李百藥為府掾。

法興自克毗陵後，謂江淮已南可指捻而定，專立威刑，將士有小過，便即誅戮，而言笑自若，由是將士解體。稱梁，建元曰延康，改易隋官，頗依陳氏故事。是時，杜伏威據歷陽，陳棱據江都，李子通據海陵，並握強兵，俱有窺覦江表之志。法興三面受敵，軍數挫衄。陳棱尋被李子通圍於江都，棱窘急，送質求救，法興使其子綸領兵數萬救之。子通率眾攻綸，大敗，乘勝渡江，陷其京口。法興使蔣元超拒之於廋亭，元超戰死。法興與左右數百人投吳郡賊帥聞人遂安，遣其將葉孝辯迎之。法興至中路而悔，欲殺孝辯，更向會稽。孝辯覺之，法興懼，乃赴江死。初，法興以義寧二年起兵，至武德三年而滅。

李子通

李子通，東海丞人也。少貧賤，以魚獵為事。居鄉里，見班白提挈者，必代之。性好施惠，家無蓄積，睚眥之怨必報。隋大業末，有賊帥左才相，自號博山公，據齊郡之長白山，子通歸之，以武力為才相所重。有鄉人陷於賊者，必全護之。時諸賊皆殘忍，唯子通獨行仁恕，由是人多歸之，未半歲，兵至萬人。才相稍忌之，子通自引去，因渡淮，與杜伏威合。尋為隋將來整所敗，子通擁其餘眾奔海陵，得眾二萬，自稱將軍。初，宇文化及以隋將軍陳棱為江都太守，子通率師擊之。棱南求救於沈法興，西乞師於杜伏威，二人各以兵至，伏威屯清流，法興保楊子，相去數十里間。子通納言毛文深進計，募江南人詐為法興之兵，夜襲伏威。伏威不悟，恨法興之侵己，又遣兵襲法興。二人相疑，莫敢先動。子通遂得盡銳攻陷江都，陳棱奔於伏威。子通入據江都，盡虜其眾，因僭即

皇帝位，國稱吳，建元為明政。

丹陽賊帥樂伯通率眾萬餘來降，子通拜尚書左僕射。更進擊法興於廋亭，斬其僕射蔣元超，法興棄城宵遁，遂有晉陵之地。獲法興府掾李百藥，引為內史侍郎，使典文翰；以法興尚書左丞殷芊為太常卿，使掌禮樂。由是隋郡縣及江南人士多歸之。後伏威遣輔公祏攻陷丹陽，進屯溧水，子通擊之，反為公祏所敗。又屬糧盡，子通棄江都，保於京口，江西之地盡歸伏威。子通又東走太湖，鳩集亡散，得二萬人，襲沈法興於吳郡，破之，率其官屬都於餘杭。東至會稽，南至千嶺，西距宣城，北至太湖，盡有其地。

未幾，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攻之，大戰於蘇州，子通敗績，退保餘杭。雄誕進逼之，戰於城下，軍覆敗，子通窮蹙請降。伏威執之，並其左僕射樂伯通送於京師，盡收其地。高祖不之罪，賜宅一區、公田五頃，禮賜甚厚。及伏威來朝，子通謂伯通曰：「伏威既來，東方未靜，我所部兵，多在江外，往彼收之，可有大功於天下矣。」遂相與亡，至藍田關，為吏所獲，與伯通俱伏誅。時又有朱粲、林士弘、張善安，皆僭號於江、淮之間。

朱粲

朱粲者，亳州城父人也。初為縣佐史。大業末，從軍討長白山賊，遂聚結為群盜，號「可達寒賊」，自稱迦樓羅王，眾至十餘萬。引軍渡淮，屠竟陵、沔陽，後轉掠山南，郡縣不能守，所至殺戮，噍類無遺。義寧中，招慰使馬元規擊破之。俄而收輯餘眾，兵又大盛，僭稱楚帝於冠軍，建元為昌達，攻陷鄧州，有眾二十萬。粲所克州縣，皆發其藏粟以充食，遷徙無常，去輒焚余貲，毀城郭，又不務稼穡，以劫掠為業。於是百姓大餒，死者如積，人多相食。軍中罄竭，無所虜掠，乃取嬰兒蒸而啖之，因令軍士曰：「食之美者，寧過於人肉乎！但令他國有人，我何所慮？」即勒所部，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，分給軍士，乃稅諸城堡，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。隋著作佐郎陸從典、通事舍人顏愍楚因譴左遷，並在南陽，粲悉引之為賓客，後遭飢餒，合家為賊所啖。又諸城懼稅，皆相攜逃散。顯州首領楊士林、田瓚率兵以背粲，諸州響應，相聚而攻之，大戰於淮源。粲敗，以數千兵奔於菊潭縣，遣使請降。高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，確因醉，侮粲曰：「聞卿啖人，作何滋味？」粲曰：「若啖嗜酒之人，正似糟藏豬肉。」確怒，慢罵曰：「狂賊，入朝後一頭奴耳，更得啖人乎！」粲懼，於坐收確及從者數十人，奔於王世充，拜為龍驤大將軍。東都平，獲之，斬於洛水之上。士庶嫉其殘忍，競投瓦礫以擊其屍，須臾封之若冢。

林士弘

林士弘者，饒州鄱陽人也。大業十二年，與其鄉人操師乞起為群盜。師乞自號元興王，攻陷豫章郡而據之，以士弘為大將軍。隋遣持書侍御史劉子翊率師討之，師乞中矢而死。士弘代董其眾，復與子翊大戰於彭蠡湖，隋師敗績，子翊死之。士弘大振，兵至十餘萬。大業十三年，徙據虔州，自稱皇帝，國號楚，建元太平，以其黨王戎為司空。攻陷臨川、廬陵、南康、宜春等諸郡，北至九江，南洎番禺，悉有其地。其黨張善安保南康郡，懷貳於士弘，以舟師循江而下，擊破豫章。士弘尚有南昌、虔、循、潮數州之地。及蕭銑破後，散兵稍往歸之，士弘復振。荊州總管趙王孝恭遣使招慰之，其循、潮二州並來降。武德五年，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率兵二萬攻圍循州，刺史楊略與戰，大破之。士弘懼而遁走，潛保於安城之山洞。王戎亦以南昌來降，拜為南昌州刺史。戎於是召士弘藏之於宅，招誘舊兵，更謀作亂。其年，洪州總管張善安密知其事，發兵討之，會士弘死，部兵潰散，戎為善安所虜。

張善安

張善安者，兗州方與人也。年十七便為劫盜，轉掠淮南，有眾百餘人。會孟讓為王世充所破，其散卒稍歸之，得八百人。襲破廬江郡，因渡江，附林士弘於豫章。士弘不信之，營於南塘上。善安憾之，襲擊士弘，焚其郛郭。而士弘後去豫章，善安復來據之，仍以其地歸國，授洪州總管。輔公祏之反也，善安亦舉兵相應，公祏以為西南道大行台。安撫使李大亮以兵擊之，兩軍隔水而陣，大亮諭以禍福。答曰：「善安無背逆之心，但為將士所誤。今欲歸降，又恐不免於死。」大亮謂曰：「張總管既有降心，吾亦不相疑阻。」因獨身逾澗就之，入其陣，與善安握手交言，示無猜意。善安大喜，因許降，將數十騎至大亮營，大亮引之而入，因令武士執之，從者遁走。既而送善安於長安，稱不與公祏交通，高祖初善遇之。及公祏敗，搜得其書，與相往復，遂誅之。

羅藝

羅藝，字子延，本襄陽人也，寓居京兆之雲陽。父榮，隋監門將軍。藝性桀黠，剛愎不仁，勇於攻戰，善射，能弄槊。大業時，屢以軍功官至虎賁郎將，煬帝令受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，督軍於北平。藝少習戎旅，分部嚴肅，然任氣縱暴，每凌侮於景，頻為景所辱，藝深銜之。後遇天下大亂，涿郡物殷阜，加有伐遼器仗，倉粟盈積。又臨朔宮中

多珍產，屯兵數萬，而諸賊競來侵掠。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、賀蘭誼、晉文衍等皆不能拒，唯藝獨出戰，前後破賊不可勝計，威勢日重。什住等頗忌藝，藝陰知之，將圖為亂，乃宣言於眾曰：「吾輩討賊，甚有功效，城中倉庫山積，制在留守之官，而無心濟貧，此豈存恤之意也！」以此言激怒其眾，眾人皆怨。既而旋師，郡丞出城候藝，藝因執之陳兵，而什住等懼，皆來聽命。於是發庫物以賜戰士，開倉以賑窮乏，境內咸悅。殺渤海太守唐禕等不同己者數人，威振邊朔，柳城、懷遠並歸附之。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，改郡為營州，以襄平太守鄧暠為總管，藝自稱幽州總管。宇文化及至山東，遣使召藝，藝曰：「我隋室舊臣，感恩累葉，大行顛覆，實所痛心。」乃斬化及使者，而為煬帝發喪，大臨三日。竇建德、高開道亦遣使於藝，藝謂官屬曰：「建德、開道，皆劇賊耳，化及弒逆，並不可從。今唐公起兵，皆符人望，入據關右，事無不成。吾率眾歸之，意已決矣，有沮眾異議者必戮之。」會我使人張道源綏輯山東，遣人諭意，藝大悅。武德三年，奉表歸國，詔封燕王，賜姓李氏，預宗正屬籍。

太宗之擊劉黑闥也，藝領本兵數萬，破黑闥弟什善於徐河，俘斬八千人。明年，黑闥引突厥俱入寇，藝復將兵與隱太子建成會於洺州，因請入朝，高祖遇之甚厚，俄拜左翊衛大將軍。藝自以功高位重，無所降下，太宗左右嘗至其營，藝無故毆擊之。高祖怒，以屬吏，久而乃釋，待之如初。時突厥屢為寇患，以藝素有威名，為北夷所憚，令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。

太宗即位，拜開府儀同三司，而藝懼不自安，遂於涇州詐言閱武，因追兵，矯稱奉密詔勒兵入朝，率眾軍至於豳州。治中趙慈皓不知藝反，馳出謁之，藝遂入據豳州。太宗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、右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率眾討藝。王師未至，慈皓與統軍楊岌潛謀擊之，事洩，藝執慈皓繫獄。岌時在城外，覺變，遽勒兵攻之，藝大潰，棄妻子，與數百騎奔於突厥。至寧州界，過烏氏驛，從者漸散，其左右斬藝，傳首京師，梟之於市。復其本姓羅氏。藝弟壽，時為利州都督，緣坐伏誅。先是，曹州女子李氏為五戒，自言通於鬼物，有病癩者，就療多愈，流聞四方，病人自遠而至，門多車騎。高祖聞之，詔赴京師。因往來藝家，謂藝妻孟氏曰：「妃骨相貴不可言，必當母儀天下。」孟篤信之，命密觀藝，又曰：「妃之貴者，由於王；王貴色發矣，十日間當升大位。」孟氏由是遽勸反，孟及李皆坐斬。

梁師都

梁師都，夏州朔方人也。代為本郡豪族，仕隋鷹揚郎將。大業末，罷歸。屬盜賊群起，

師都陰結徒黨數千人，殺郡丞唐宗，據郡反。自稱大丞相，北連突厥。隋將張世隆擊之，反為所敗。師都因遣兵掠定雕陰、弘化、延安等郡，於是僭即皇帝位，稱梁國，建元為永隆。突厥始畢可汗遺以狼頭纛，號為大度毗伽可汗。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，攻破鹽川郡。

武德二年，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督兵討之。師都與突厥之眾數千騎來寇延安，營於野豬嶺。德操以眾寡不敵，按甲以挫其銳。後伺師都稍怠，遣副總管梁禮率眾擊之，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。師都與禮酣戰久之，德操多張旗幟，奄至其後，師都大潰，逐北二百餘里，虜男女二百餘口。經數月，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，德操擊之，俘斬略盡。及劉武周之敗，師都大將張舉、劉旻相次來降，師都大懼，遣其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：「比者中原喪亂，分為數國，勢均力弱，所以北附突厥。今武周既滅，唐國益大，師都甘從亡破，亦恐次及可汗。願可汗行魏孝文之事，遣兵南侵，師都請為鄉導。」處羅從之。謀令莫賀咄設入自原州，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，處羅入自并州，突利可汗與奚、霫、契丹、靺鞨入自幽州，合於寧建德，經滏口道來會於晉、絳。兵臨發，遇處羅死，乃止。高祖又令德操悉發邊兵進擊師都，拔其東城。師都退據西城，又求救於突厥頡利可汗，頡利以勁兵萬騎救援之。時稽胡大帥劉仚成率眾降師都，師都信讒殺之，於是群情疑懼，多叛師都來降。師都勢蹙，乃往朝頡利，為陳入寇之計。自此頻致突厥之寇，邊州略無寧歲。頡利可汗之寇渭橋，亦師都計也。頡利政亂，太宗知師都勢危援孤，以書諭之，不從。遣夏州長史劉旻、司馬劉蘭經略之。有得其生口者，輒縱遣令為反間，離其君臣之計。頻選輕騎踐其禾稼，城中漸虛，歸命者相繼，皆善遇之。由是益相猜阻。有李正寶、辛獠兒者，皆其名將，謀執師都，事洩不果，正寶竟來降。貞觀二年，太宗遣右衛大將軍柴紹、殿中少監薛萬均討之，又使劉旻、劉蘭率勁卒直據朔方東城以逼之。頡利可汗遣兵來援師都，紹逆擊破之，進屯城下。師都兵勢日蹙，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，詣紹降，拜洛仁為右驍衛將軍，封朔方郡公。師都自起至滅，凡十二歲。以其地為夏州。時又有劉季真、李子和，屯據北邊，與劉武周、梁師都遞為表裡。

劉季真

劉季真者，離石胡人也。父龍兒，隋末擁兵數萬，自號劉王，以季真為太子。龍兒為虎賁郎將梁德所斬，其眾漸散。及義師起，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盜，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。季真北連突厥，自稱突利可汗，以六兒為拓定王，甚為邊患。時西河公張綸、真鄉公李仲文俱以兵臨之，季真懼而來降，授石州總管，賜姓李氏，封彭城郡王。季真見宋金剛與官軍相持於澮州，久而未決，遂親伏武周，與之合勢。及金剛敗，季真亡奔高

滿政，尋為所殺。

李子和

李子和者，同州蒲城人也。本姓郭氏。大業末，為左翊衛，犯罪徙榆林，見郡內大飢，遂潛引敢死士，得十八人，攻郡門，執郡丞王才，數以不恤百姓，斬之，開倉以賑窮乏。自稱永樂王，建元為正平，尊其父為太公，以弟子政為尚書令，子端、子升為左、右僕射。有眾二千餘騎，南連梁師都，北附突厥始畢可汗，並送子為質以自固。始畢先署劉武周為定楊天子，梁師都為解事天子，又以子和為平楊天子，子和固辭不敢當，始畢乃更署子和為屋利設。武德元年，遣使歸款，授榆林郡守。尋就拜雲州總管，封金河郡公。二年，進封郕國公。時師都強暴，子和慮為所攻，尋勒兵襲師都寧朔城，克之。子和既絕師都，又伺突厥間釁，遣使以聞，為處羅可汗候騎所獲，處羅大怒，囚其弟子升。子和自以孤危，甚懼。四年，拔戶口南徙，詔以延州故城居之。五年，從太宗平劉黑闥，陷陣有功。高祖嘉其誠節，賜姓李氏，拜右武衛將軍。貞觀元年，賜實封三百戶。十一年，除婺州刺史，改封夷國公。顯慶元年，累轉黔州都督。以年老乞骸骨，許之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麟德九年卒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蕭銑聚烏合之眾，當鹿走之時，放兵以奪將權，殺舊以求位定，洎大軍奄至，束手出降，宜哉！杜伏威恃勇聚徒，見機歸國，或致疑於高祖，竟見雪於太宗。輔公祏竊兵為叛，王雄誕守節不回，訓子孫以忠貞，感士庶之流涕。子通修仁馭眾，終懷貳以伏誅；羅藝歸國立功，信妖言而為叛。善始令終者，鮮矣！沈法興狂賊，梁師都凶人，皆至覆亡，殊無改悔。自隋朝維絕，宇縣瓜分，小則鼠竊狗偷，大則鯨吞虎據。大唐舉義，兆庶歸仁，高祖運應瑤圖，太宗天資神武，群凶席捲，寰海鏡清，祚享永年，功宣後代，謚曰神堯、文武，豈不韙哉！

贊曰：失政資盜，圖王僭號。真主勃興，風驅電掃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